頑石盧經說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六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一

德淸徐養原新田著

易論

易卜筮之書也六經皆聖人所作然未有無所用而作之者書與春秋左右史掌之以記得失奉諱惡詩則天子巡狩太史陳之以觀民風禮樂則大宗伯大司樂掌之其行之在郊廟燕饗冠昏喪祭有一書必設一官累代傳之以爲掌故而樂正因以教國子焉若乃空著一書傳諸其人而曰吾以明道也此後代儒生所爲不可以語古聖王之著作也今夫易之爲用卜筮是已其官則太卜筮人是已如古而無卜筮雖不作易可也按文王世子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古之造

士以詩書禮樂未聞其以易也今之說者曰以卜筮言易是輕視易而重視卜筮也爲此言者不知易且不知卜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儀禮十七篇於日則筮之於賓則筮之無卜筮則禮樂不興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也而稽疑居其一今以卜筮爲術士之學豈知卜筮者哉古之善言易者有不蓍之筮有不筮之占伯廖以豐之離決曼滿之死知莊子以師之臨決㱙子之敗此不蓍之筮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此不筮之占也故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讀易者兼此二法要未有舍卜筮而言易者凡古者卜筮皆有書卜之書曰原兆玉兆瓦兆筮之書曰連山歸藏

周易假使其書盡在其精奧當不減于易今人但知有易則以爲古與之書未有勝於此者亦見其識之淺狹也自十翼既成易遂與詩書禮樂並列然其爲卜筮之書則自若也蓋讀經之法與讀論語孝經異論語孝經空言義理之書也六經則各有名物制度不明乎天文地理圖書律呂不可以讀書不明乎山川路谷鳥獸艸木不可以讀詩不明乎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不可以讀春秋夫易之異於他經者在數不在理以理言易則易與論語孝經無異讀論語孝經足矣何讀易爲今人但知讀詩不知誦詩但知讀禮不知執禮但知讀易不知占易以是爲經學其古人之糟粕也夫

規矩準繩說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又曰聖人旣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是則規矩準繩各爲一器後世失其制但以作員形便謂之規作方形便謂之矩或訓規矩爲法算家又謂矩爲表而古法湮矣惟毛詩沔水箋云規正員之器也楊倞注荀子不苟篇云矩正方之器也二語稍見分曉始知規矩是器名然猶未詳其制也後讀小司馬史記禮書索隱曰矩曲尺也然後其制了然爲之一快夫曲尺者近代木工所用初以爲世俗之稱觀於索隱始知其來已久以是爲矩之遺制故非臆說予嘗以此釋周髀首章與西人之矩度大同小異別有矩說一卷此不具論惟規制未有明義西人有比例規形似非夾疑非古式予嘗創意爲

之按太元周首云植中樞周無隅考工記匠人建國置槷以縣
眡以景為規視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管子宙合篇云多備規
軸漢書律厤志云衡運生規其法鑄銅為規員徑約二寸餘於
規之中央植樞焉樞謂之槷長可四寸徑可二三分中圍稍大
槷傍橫出者為軸軸謂之衡長半寸許首為環以貫槷末接以
竹竹之長短視員徑之大小故規軸必多備也竹端置筆運之
則成員矣若員小於規則拔其槷用之故槷不必與規連體也
此其大略也其細微曲折則於成器時再斟酌焉準之用水繩
之用繩理易明也而用水用繩亦各有其器準者所謂水平也
偶讀太白陰經卷四水攻具篇得水平之制其說曰水平槽長
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為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

深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中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匡厚三分連齒一作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爲轉關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齊平齊上一有三齒二字以爲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此二字一本作上字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之三浮木齒及照版黑映齊平又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承則山岡溝澗水源高下深淺可以分寸爲度已上太白陰經之說亦見通典一百六十卷及御覽三百廿一卷字

何略有異同今參取之觀此可考見準之遺制或稍爲變通正
通作一池注水令滿視水之四邊俱齊槽面則槽自平矣若欲
望遠則於數十步外目力所及樹一表表端置一規可徑三尺
又於槽之一端並置兩規三規俱須極員人於一端睎望欲令高不見
水低不蝕規則槽與所望參平矣繩則考工疏言之鄭注匠人
云立植而縣疏云謂於柱四畔縣繩以正柱蓋四畔皆附繩則
無不正矣此用繩之道也繩須細而柔數繩總爲一綱下皆用
重物垂之若就平面取直則須用墨故曰繩墨誠陳

古文尚書辨

辨古文尚書者衆矣予又得三事列之如左古文尚書與儀禮
同出孔壁其蹤跡之顯晦亦相似尚書出孔壁者爲古文伏生

所傳者爲今文猶儀禮出魯淹中者爲古文高堂生所傳者爲今文也書古文比今文多十六篇絕無師說謂之逸書書疏卷二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據此謂馬融不見古文非是猶儀禮古文比今文多三十九篇絕無師說謂之逸禮也儀禮士冠禮疏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秘在於館逸者非亡失之謂絕無師說卽謂之逸先儒怪康成力崇古學而所注尙書其篇數與三家同吾嘗讀儀禮注而得其故夫鄭注儀禮固參用古今文者也其篇數與高堂生同於三十九篇一無所說謂鄭氏不見逸禮則鄭注所引若中霤禮朝貢禮天子巡狩禮王居明堂禮禘於太廟禮大抵皆逸禮也見之而不爲作注則以其絕無師說不敢妄爲之說愼之至也其於書亦猶是矣雖宗古文而雜以今文見隋志猶儀禮之兼用古今文也篇數與三

家同猶儀禮篇數與高堂生同也其注書序備列十六篇之目又言武成一篇亡於建武之時並見書疏詩箋引肩征厥篚元黃是鄭於逸書未必不見見而不錄猶儀禮之不錄逸禮也先儒不疑禮而疑書何哉說者謂東京古文傳自杜林非也東漢傳古文者二家其一孔氏孔僖傳曰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是也其一賈氏賈逵傳曰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是也馬鄭之學皆出於逵自安國八傳而至康成授受之明無逾於此與杜林何與焉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按古文尚書乃四十六卷今林所得纔一卷耳傳一卷書謂有關於全經之授受可乎不可乎書序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以還固書考之不然史記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

讀之因以起其家得多十六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不言作傳漢書藝文志曰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亦不言作傳然則志所稱四十六卷誰氏之書乎曰此經也非傳也前漢經傳別行志序六藝率先經後傳以尚書言之首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古文經也下云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又云歐陽經三十二卷此今文經也次乃列傳四十一篇則伏生書也又次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則三家之傳也使安國果作傳必應與經別行志何爲不著其自乎且安國非特不爲尚書作傳並不爲論語孝經作傳孝經傳唐人知其僞矣何晏集解序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今不傳不傳謂世無習之者

不謂其書亡也集解中引孔說甚多 按集解末有鄭沖姓名此即傳古文尚書者也編謂論語傳亦僞書何以知之以漢志所無是以知之鄭解無書未知此三事先儒曾議及否姑存以質諸好古者

尚書論

東漢古文尚書非出杜林予既論之矣前漢杜鄴傳云鄴子林淸靜好古其正文字過於鄴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然則杜林乃小學家之祖非古文尚書家之祖也袁宏後漢紀稱林嘗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耶又以所得古文尚書一卷示衛宏等曰林常以爲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耶是道不墜於地矣夫所謂古文之學者對篆隸之學而言也世人競尚篆隸故古文之學將絕也其言此道及是道者義亦

相同葢經學家所傳之古文但傳經義耳至於字體俱用隸古非復漆書之舊故林得漆書而寶愛之寶愛其字非寶愛其文也此與衛恆得汲冢論楚事者一卷而竊悅之同意於經學毫無所涉范書載林與衞宏語故此道將絕爲斯經將絕則竟以道字屬經然則賈景伯父子所讀者非斯經乎孔氏子孫自安國至僖累世相傳者亦非斯經乎一字之改貽誤非淺康成書贊云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直言衞賈馬不及杜林則東京傳古文尙書者不由杜林可知宏又嘗奉詔定古文官書葢宏亦精於小學者宏之小學則受於林也藝文志云古文尙書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注引鄭氏書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請問所亡之篇可得考乎曰可書疏云武成一篇建武之際亡

或以此當之非也班氏藝文志爲西京而作也七略所錄經亦眉之亂不必盡存而班氏備載無遺明爲西京而作也史籀十五篇注云建武時亡六篇矣然則史籀自建武以後僅存九篇而志仍大書史籀十五篇明爲西京而作也武成亡於建武之際則西京之末猶未嘗亡（律厤志引武成）烏得豫除其籍哉又揚雄曰酒誥之篇俄空焉此則在西京之末以當書贊所稱較勝前說然而猶未可也古文四十六卷爲五十八篇鄭注書序有明義焉蓋鄭氏親見古文故言之鑿鑿如此此五十八篇合爲一卷餘皆以一篇爲一卷亡其一篇卽亡其一卷矣今云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篇數缺一而卷數無缺則所亡者非武成亦非酒誥也或曰漢志所謂四十六卷蓋併書序計之也其云五十七

篇則專計經文也夫卷數必與篇數相應今於卷數則併序計之於篇數則專計經文豈著錄之體乎然則所亡之篇可知矣必數篇合爲一卷者數篇合爲一卷則不能以一篇之亡遽廢一卷然盤庚三篇泰誓三篇鄭氏注之固不亡也然則所亡者其九其九篇之一歟

伏生所傳二十八篇而已藝文志曰經二十九卷舊說以爲僞泰誓一篇從後增入至秀水朱氏則曰其一篇葢序也按別錄云武帝末得泰誓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當兩漢時古文不立博士所謂博士者皆今文之學也則今文經當有泰誓矣而古文五十七篇中亦有泰誓葢漢儒好言災異火復鵰流之說頗涉神怪固時人所樂道者故書甫出而今文古文兩家爭

傳之然則今文之二十九卷當數泰誓明矣或曰漢儒以序爲孔子作與經並尊何以志藝文者獨缺其目曰非缺也蓋附於泰誓之後而共爲一卷耳法言十三卷其序即附於十三卷之末豈非擬書序而作者乎

鄭氏於古文篇卷名目言之歷歷蓋五十八篇至是始有明文未知前此諸儒有言之者否儒林傳云得多十六篇若非鄭氏言之何以知十六篇者本實二十四篇而爲十六卷也藝文志云爲五十七篇若非鄭氏言之何以知本實五十八篇後亡其一故五十七也然四十六與五十八之數併僞泰誓計之也當初出屋壁時實止四十五卷爲五十七篇耳王肅僞造古文雖次序名目與鄭不同而卷數篇數悉與鄭合蓋知其說之有所

自而不敢更張以欺世也蕭謂壁經原有四十六卷五十八篇則仍與舊說不合而於史記所謂多十六篇者遂無說以處之作義疏者曲意阿附併遷固向歆之說一齊抹摋矣

孔疏曰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按藝文志本作五十七藝文志本之劉歆七略則七略亦必作五十七至別錄則原無古文尚書家語後序尚書不記於別錄此其明證也

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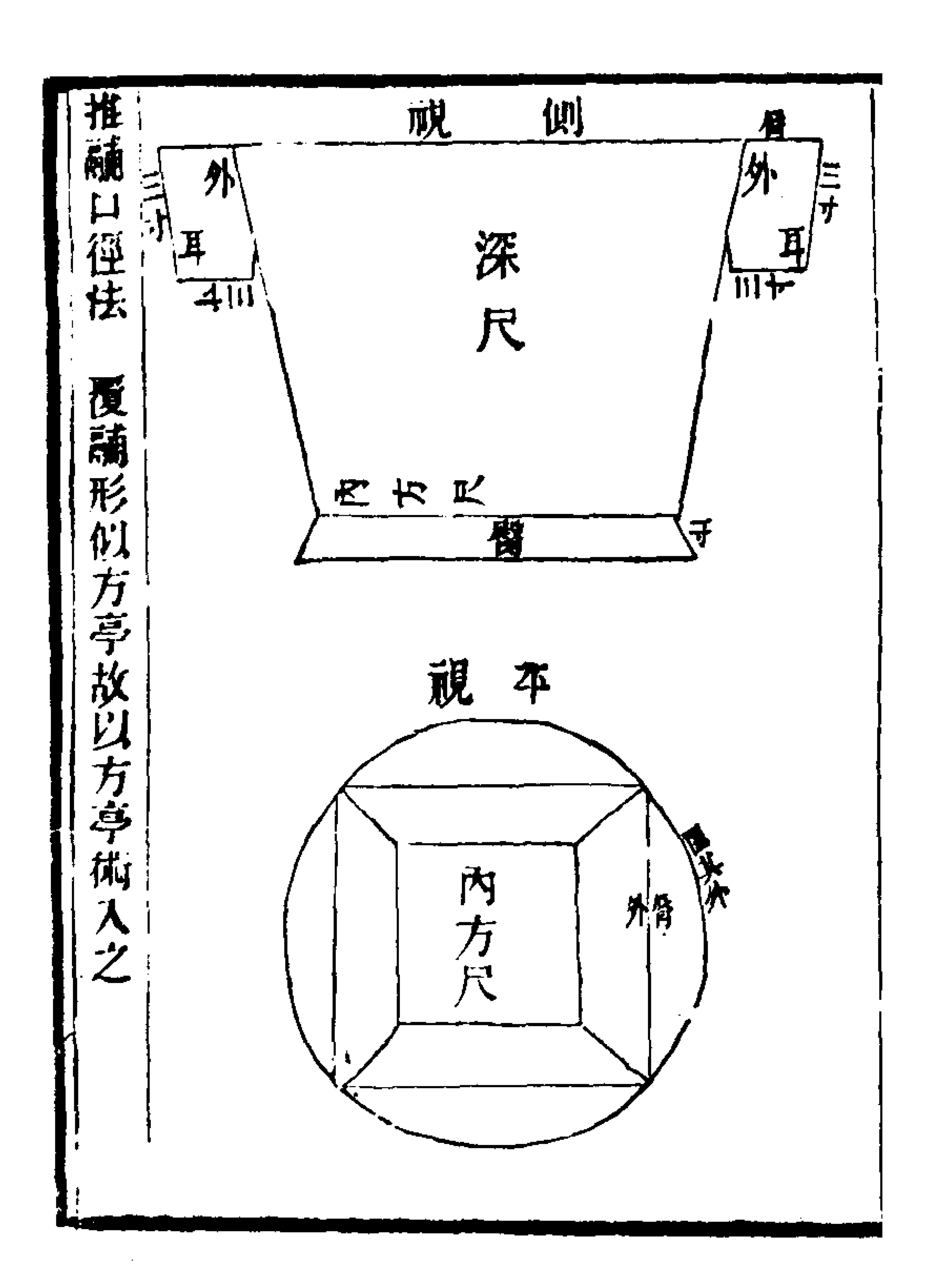
考工記㮚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鬴之形其猶斧乎斧背狹斧刃廣鬴底小鬴口大內謂鬴底也外謂鬴口也鬴底方尺向上則漸大不止方尺矣口徑一尺六寸有奇至近口處則邊而圜之故曰內方尺而圜其外賈疏云向下方尺者鬴之形

向上謂之外繞口員之又厚之以爲脣厥旨甚明漢志載劉歆斛制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黄鍾鄭氏曰庣過也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氂五毫然後成斛今尚方有王莽時銅斛制盡與此同孟康曰三十斤爲鈞鈞萬一千五百二十銖按劉歆之說與考工不同故鄭云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不容鬴此言內方耳夫千寸不容鬴安得容斛鄭氏此語蓋陰駁劉歆也鄭又云員其外者謂之脣此則歆制亦然故曰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員而函方上謂口下謂底是歆之斛制亦但員其口也先

儒多以劉歆之說釋考工記以方尺深尺為立方一尺既鬴而不合其為鬴圜者自底至口皆內方外圜則幷非劉歆之意果爾則其實安得一鬴其重豈止一鈞而其聲亦焉能中黃鍾之宮乎其臀一寸其實一豆一寸言其深也不言方者臀之底卽鬴之底不言可知此臀近口處亦微侈口徑一尺零八分弱不得為直口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三寸不言深與方則是立方三寸矣立方三寸其積二十七寸而容一升積百寸則為三升二十七分升之十九不滿一豆積千寸則為三斗七升二十七分升之一不及四斗然則鬴與臀皆底狹口廣而非直口明矣又按九章算術斛有三等粟一斛積二尺七寸劉徽曰謂方一尺深二尺七寸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尺粟斛十分之六菽荅麻麥一斛皆積二

尺四寸十分寸之三凡粟斛十分之九此記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斛也而鄭以米斛計之者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升之數則大者可知故知記所謂內方尺言其底耳非謂立方一尺也先儒論鬴制悉本劉歆未有取鄭注而細繹之者何也

推鬴口徑法　覆鬴形似方亭故以方亭術入之



設有方亭積一千七百二十八寸高十寸上廣十寸問下廣幾何此以粟率為積寸隸深為高隸底為上廣隸口為下廣也立天元一為下廣自之得一〇元又以上廣乘元得一〇元上廣自乘得一〇〇太三數列為三等寄左乃置積三因之得五千一百八十四寸又以高除之得五百一十八寸四分為同數與左相消得卜卜〇廿一壨開平方得一十六寸五釐七毫七忽即方亭下廣亦即隸口徑也

口四隅各抵闤周口徑自乘倍之得五一五五六五八九九三九六九八開方除之得二十二寸七分八毫一秒三忽為員徑　耳在脣下以脣為底置耳半徑一寸五分為半弧弦自之得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為句冪又置員半徑自之得一二八九一四七九二〇二四二二為弦冪

與句冪相減餘一二八八九二二九二〇二四二二五開方得一一三五三〇七四一爲

股以與口徑之半相減餘三寸三分二釐四豪五〇四忽知

脣下得容三寸之耳也

求鬴厚法　置口徑與底徑相減半之得三〇二八五三爲句鬴深爲

股以求其弦得一〇四四八五四爲口底衺距乃併口徑底徑共二六〇五七〇七以衺距乘之得二七二二五八三三八一七七八倍之得五四四五一六六七六三五五六爲鬴周四面之冪又置員徑自乘得五一五六五九一六八〇九六九以一

百五十七乘之得八〇九五八四八九三九一二一三三以二百除之得四〇四七九二四四六九五六〇爲員冪用劉徽法與口徑冪二五七八二九四九六九八四九相減餘一四六九六二九五爲脣冪　底冪一百　耳冪七十二　脣周冪四十

脣口雖微傷所差甚微故作直口算　併五冪共九〇三四七九六三爲總積　重一鈞據鄭

并量與鬴鼎同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爲金二十五斤錫五斤

金亦分率二又九分之一　長五十二寸九分寸之七　錫率二

又三十七分之二十一　長十二寸三十七分寸之三十一　共

長六十五寸六一五/六二　乃以金錫共長爲實總積爲法實如法

而一得七氂二豪六秒三忽爲鬴厚也

磬折說

程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按一矩爲句一矩爲股共得兩矩以求其弦則得兩矩之弦復以一尺爲股五寸爲句是謂一矩有半今人以角爲主故有弧度古人以邊爲主故有句股一矩有半指句股兩邊之度不指弦度假如一

尺爲句一尺爲股爲兩矩以求其弦得一尺四寸有奇乃張句股之兩端以觸一尺四寸有奇之弦則句股不中矩而成磬折矣曰必先曰既而語相應也曰一矩爲句一矩爲股曰一矩有半度相變也曰求其弦曰觸其弦術相成也總之弦度無贏縮其贏縮全在句股注意甚明賈疏以爲設句一尺股一尺則弦一尺五寸果爾則注當云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以一矩有半爲弦以觸句股之兩端何必先求其弦又何以云觸其弦乎或問車人以一柯有半爲磬折與磬氏不同何也曰一柯有半猶一矩有半也凡以一五起數者皆磬折之度一宣有半一欘有半皆以一五起數必以一柯有半爲磬折者車人爲車其長短皆以柯爲度詩稱其則不遠於是乎見之柯欘物之直者用

其長以度長磬物之曲者用其角以度角故以柯度車以磬折度耒用各有宜言各有當不可以一例解也近世論磬折者或以割圜之法求之一矩有半爲八分圜周之三半矩爲八分圜周之一一宣有半一欘有半皆以是差之一柯有半乃一矩有半之誤此恐不然柯欘非曲物以之度角失其倫矣且輕改經文亦說經之一病也古之磬制但微折而已今作矩形而微倨者非古法也按曲禮云立則磬折垂佩謂人身微俛則佩不附身而垂於前也欲知磬折之度觀磬折垂佩之語可得其槪車人注人帶已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蓋身之曲必當其髀磬折立則上俛者尺有五寸自帶至髀下直者三尺自髀至足益知一矩有半乃句股之度非弦度也鄭注簡奧學者猝不得其解不得

其解而欲決其是非亦難矣哉

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磬折者在直與句之閒者也故謂之中地言無不宜也

先作一矩有半磬折之形乃八分其股以四分為宣益二分為欘又自矩益一分為柯自柯作衺綫觸弦與矩半句平行則此綫必半於柯其自宣至欘自欘至柯皆改作衺綫觸弦則皆與矩半句平行

侯說

周禮注中先鄭之說有勝於後鄭者於射侯得二事其一射人云諸侯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先鄭云貍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後鄭據鄉射記侯道五十弓謂侯道各以弓爲度弓之下制六尺則貍步爲六尺竊意以弓爲度自是鄉侯之制大射之貍步不必與弓制同且六尺爲步步之常法今特言貍步則必異乎常法矣夫大侯既抗高可四五丈而侯道又遠至九十步自非巧力兼備焉能至而中之況禮射不主皮初不以射遠爲能事乃侯道之遠如是是大侯爲虛設而君恒不得射已之鵠也鄉射乏去堂二十丈賈疏云遠近如此者一得避矢一得聞唱獲聲賈氏之言誠然然則大射之乏去堂四十八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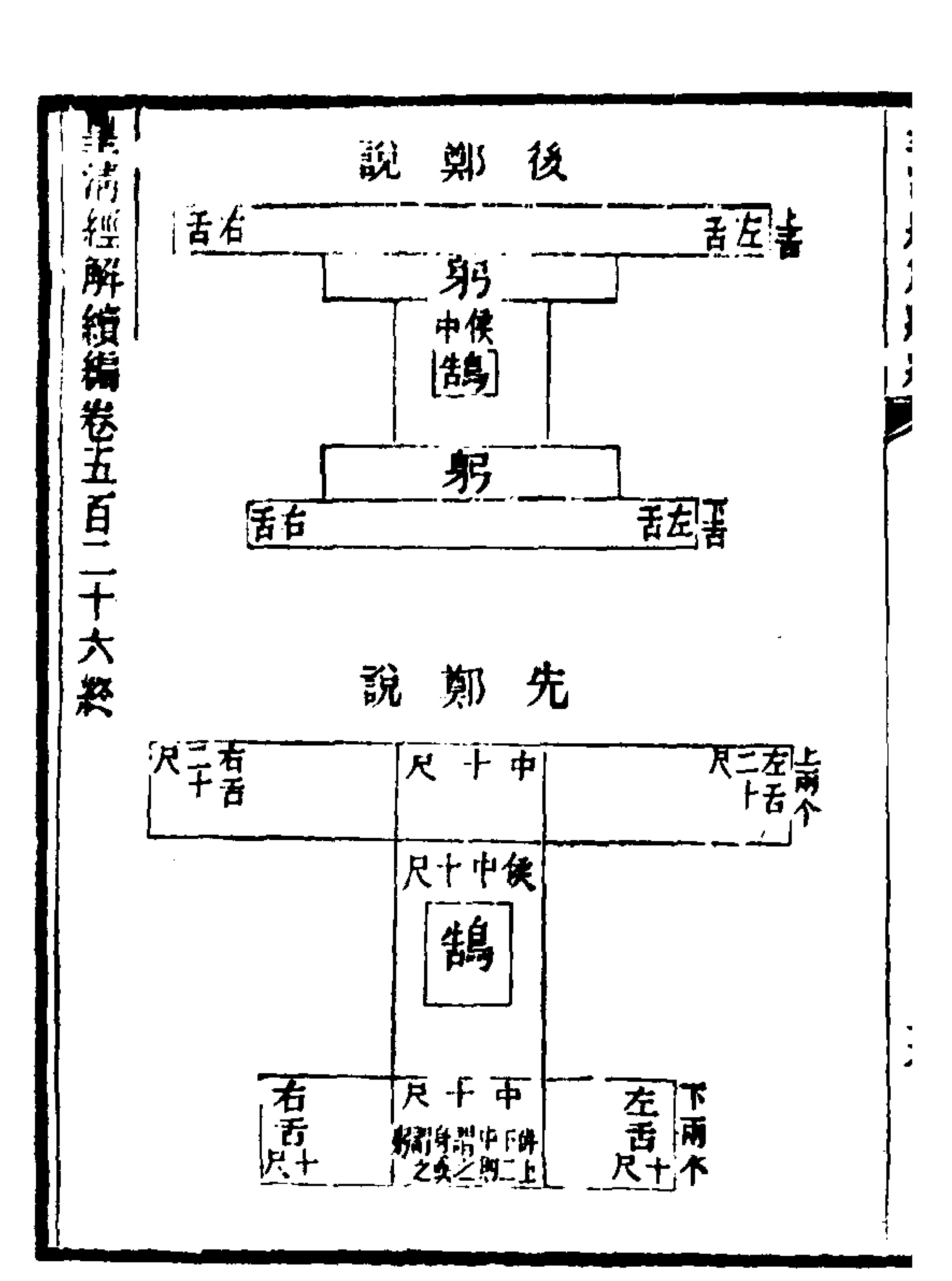
未知唱獲解得闕否必以減半爲度庶幾遠近適中人人可勉而至九十步者二十七丈也七十步者二十一丈也五十步者十五丈也或曰如此則鄉侯侯道反遠於大侯乎曰鄉射記侯道五十弓今文改弓爲肱古弓肱通春秋昭公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公羊經作弓五十弓卽五十肱當以肱爲正舒兩臂爲一尋小爾疋曰尋舒兩肱也尋八尺也一肱其四尺與鄉射記云上个五尋考工梓人云上下綱出舌尋皆以尋計猶侯道之以肱計也五十肱爲二十丈近於參侯而遠於干侯不失尊卑之差夫侯道旣以減半爲度則侯之大小亦當減半蓋侯中之廣取數於侯道也鄉侯以二寸爲率大射之侯經無明文假令以三寸爲率而又減其半肱四尺當取四寸猶步三尺當取三寸各減其半故鄉侯二寸大射寸半則大侯侯中一丈三尺五寸參侯一

丈五寸干侯七尺五寸鄉侯小於參侯而大於干侯與侯道相稱參稽二禮揆之人情知先鄭之說不可廢也其一梓人云梓人爲侯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先鄭云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个各一丈凡爲三丈按此記當與鄉射記文並讀乃得其解鄉射記云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鄭注引考工記廣與崇方釋之以中爲侯中不知侯中至下節始見此句不得豫說侯中也此中字卽下文所謂躬考工記所謂身也謂之中者以其在兩个之中也然則中與个並列中在个之中个在中之傍鄉侯上个四丈於中之兩旁各出二丈也凡物之傍出者謂之个如明堂左右个是也鄉射記云左右舌考工記云上兩个下兩个明个在身之兩傍故有兩有兩斯有左右矣上个五尋

个部舌也謂兩傍也故下繫摫云中十尺明上个者除中而言之也五尋者除十尺而計之也鄭以上个為上幅則个舌異義與考工之文不協矣若言上兩个則當云各二尋有半今渾言上个則亦須渾言五尋必渾言之者取其與侯道相應也侯道五十弓則上个五尋加中十尺得五丈侯道七十弓則上个七尋加中十四尺得七丈侯道九十弓則上个九尋加中十八尺得九丈蓋五則俱五七則俱七九則俱九惟其稱也

後鄭分侯之上下為五層身夾中（謂侯中）个夾身予謂身之夾中上下夾也个之夾身左右夾也上下祇三層而已中十尺與侯中之廣相直侯中之上下各有躬併二躬得二十尺故曰倍中以為躬（倍中之中即中十尺之中非侯中也）上兩个各二十尺併上下躬二十尺凡得二丈者三故曰上兩个與其身三蓋躬必兼上下合兩中始成一躬解此乃得倍中為躬及與其身三之義（二記於躬俱不言上下者蓋合上下乃得為躬也如後鄭之說則考工竟漏下躬）鄉射記又曰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躬二十尺左右舌倍

之得四十尺所謂上个五尋也上舌四十尺下舌半之則二十尺記意以明後鄭既分躬舌為兩層又上下躬俱二十尺則下舌與下躬長短齊同其勢不可乃云半者半其出于躬者也豈記意哉然則躬居中而舌在旁其制若何曰躬卽中也在兩个之間則謂之中夾侯則謂之躬故中止據一耑躬則合上下而得名躬與舌迺為一幅更無識別但以直侯中者為躬出於侯中者為舌或以皮為界其長則各計侯中之廣上五之下三之其廣皆二尺充幅若嫌其狹則上下各用兩幅可也其長兩兩相等俱中為躬旁為个是則由先鄭之說推之而躬與个各得其所矣此二事先鄭實勝後鄭其他類此者尙多學者無忽焉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六終

頑石廬經說二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明堂說

古書言明堂者多矣自漢以來儒者討論其事大抵人自爲說迄無定見或乃疑古書皆不可信不亦過乎余嘗取考工記大戴禮月令明堂位諸書參伍考訂乃知明堂之制有異乎寢廟者有同乎寢廟者苟得其制則經傳異同之故可得而考先儒之臆說亦可得而正也因采輯注疏斷以鄙意爲明堂說其方明壇清廟亦附論焉

周禮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注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疏云夏度以步者下文云三四步明此二七是十四步也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注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上東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拔鄭注誤九階注南面三三面各二疏鄭知南面三階者見明堂位四旁兩夾窗注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白盛注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門堂三之二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室三之一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拔三之二三之一當是言其脩非言其廣也般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笮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注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藝文類聚三十八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

後漢書祭祀志注蔡邕明堂論曰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大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大廟

大戴禮記盛德明堂者古有之也注明堂之作其代未得而詳也按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於明堂明堂有蓋四方至漢武帝有獻黃帝明堂圖者四面無壁中有一殿然其由或始於此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注茅取其潔質也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注明堂非所以朝諸侯於祀也諸侯亦備焉外水曰辟雍注韓詩說辟圓如璧雍以水不言圓言辟者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雍雍和也　按此與大學之辟雍同名而異處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注言四海之君於祭也各以其方列於水外明堂月令注於明堂之中

施十二月之介 赤綴戶也白綴牖也 注綴飾也 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 注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 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 注淮南子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 注大寢東堂北偏 疏此是明堂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

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大廟 注東堂當大室 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 注東堂南偏 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 注大寢南堂東偏也 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 注南堂當太室也 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 注南堂西偏也 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 注中央室也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 注大寢西堂南偏 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 注西堂當

大室也

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注西堂北偏　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注北堂西偏也　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大廟注北堂當大室

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注北堂東偏　按注說俱誤

白虎通辟雍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太廟亦曰太室左爲左介右爲右介此條見初學記第十三卷及藝文類聚第三十八卷今周書無此語則非今之周書也

尚書大傳鴻範五行傳自冬至日數四十六日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　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　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　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　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　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　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　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　土王之日迎中氣于中室　自夏日至數四十六日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　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　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　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　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　孟冬之月御元堂左个　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　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　按已上二條言明堂制度與諸書迥異姑

存以俟考惟大傳言十二月所御與月令同其於四仲所御謂之正室可以發月令之大廟指室不指堂也

禮記玉藻疏又見明堂位疏異義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草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坐星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

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按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
之元之間也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異章九
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吕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
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滑于登之
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
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宫在國之陽帝者諦也
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微於辰爲巳是以登
云然今說立明堂於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
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
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
後漢書祭祀志注蔡邕明堂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

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大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又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窗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

魏書李謐傳著明堂制度論曰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

中者謂之大廟大室當大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大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大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戸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旣殊故房个之名亦因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 按李氏知明堂有左右房其說較勝諸家但以个爲房則不可也其論四面之室亦不甚了惜其圖已亡無從悉其形制耳

朱子明堂說論明堂之制者非一 熹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大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

章右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堂大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元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元堂左个中是爲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禮記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注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堂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周禮春官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門謂路寢門也疏按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不云居又不云終月此經言居門終月故知路寢門

又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注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閒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注朝之位不於此周公權用之也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卽位則乃一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疏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嚮大門也應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旣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按鄭解九采似未確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　疏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然則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封內有泰山後嘗爲齊所伐故齊南有泰山文中子云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注注云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則泰山在齊明矣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史記封禪書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

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注五宮宮府寺也大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　按五宮者謂大廟一宗宮二考宮三路寢四明堂五注說恐非　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春常畫旅注咸皆也宮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累林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芝栭也藻梲畫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列也春常謂藻井　內階元階隄唐山廧注元階以黑石為階唐中庭道之飾也隄謂高為之也山廧謂廧畫山雲　應門庫臺元閫注門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又以黑石為門階也

禮記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疏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山節刻欂盧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為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閒崇高也康讀為亢龍之亢又為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　疏皇氏曰重承壁材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

風南之灑塱刻序也楹杵也以密石摩杵達通也牖戶通達故日達鄉反坫築土爲之在兩楹閒近南爵在兩楹間坫在前南故云出南疏刻也漢時謂屏爲桴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桴思也漢時東闕桴思災以此講文參之則桴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桴思

大戴禮盛德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注路寢亦爲此制 待朝在南宮注將視朝時則出其南門

考工記匠人注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先王之禮 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 明堂者明政教之堂 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

禮記玉藻注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疏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

又按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魯之大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大廟亦如明堂也然大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

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侯于三廟者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議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大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周公制于土中洛誥云王入大室祼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下宮室焉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答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無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　儀禮覲禮疏案鄭周禮注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有五室四室無箱夾則宗廟亦無箱夾之制此有東夾者此周公制禮營東都乃有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

矣之制足以有東夾室若然樂記注云文王廟爲明堂明者彼木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爲明堂

周禮考工記匠人疏周人殯于西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惟有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有四尺半何得容殯者按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今書傳無此說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尺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制者直制法同無妨大矣

禮記明堂位疏考工記明堂南北七筵每室二筵則南北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惟有一筵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既殯在路寢室外得容殯者路寢雖制似明堂其飾不敢踰廟其實寬大矣故多士傳云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

分其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大傳注廣袤同相去也雉長三丈內

堂東西序之內是其閒得容殯也或可殯在中央土室之前

也高窔高也

近西在金室之東不必要在堂簷之下按賈孔二說同推所據者傳各異故兩存

之

春秋左氏經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疏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大廟此周公之廟壞也不直言大廟壞而云大室屋壞者大廟之制其簷四阿而下室當其中又拔出爲重屋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鄭云復廟重屋也是天子之廟上爲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大廟全壞也

大戴禮盛德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注明堂與文王之廟不爲同處或說謬也

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見而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也注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溼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然或以蒿為柱表其儉質也

史記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

禮記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注文王之廟為明堂制疏天子於中祀其父也故教民知孝之道矣不於后稷廟而於文王廟者何是追父之志故祀於中祀也周公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當武王伐紂之時未有明堂今云祀乎明堂故知是文王之廟制耳非正明堂也

又祭義注祀乎明堂宗祀文王疏樂記武王伐紂稱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彼謂文王廟制如明堂武王伐紂後而祀之此祀乎明堂實於明堂之中知者以此禘廣明周法故五者天下之大教明不獨論武王是指周公制禮之後宗祀文王也

詩周頌維天之命箋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疏彼注

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
大䄇之屬篇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
用之如彼注直以文祖爲明堂不爲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
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
毛詩大雅靈臺疏按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
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雍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
文則辟雍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
卽大廟也天子大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
穆故謂之大廟圜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
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淸貌則曰
淸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

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按蔡氏論詳載後漢書祭祀志注中文多不錄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淸靜謂之淸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禮記玉藻疏僖五年公旣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爲一疏又云異義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雝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絜淸也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

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
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
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
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
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
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
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
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
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
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
非義也是故明堂者大廟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

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處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卽宗廟不得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

雖復大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

附錄

儀禮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 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爲宮者於國外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所謂明神也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 疏大宗伯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

衛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司儀注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邱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與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但四方之壇並宜在四郊之內去壝不知遠近或四方皆依成數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云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凡者此以下基九十六尺上下三等每等兩相各丈二尺共二丈四尺三等總七丈二尺通堂上二丈四尺合九丈六尺也 敖氏曰爲宮者築宮壝也爲壇壝宮於國門外之南方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敖氏曰旂上左而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則是五等之位自西而東皆北面與朝事儀所言諸侯之位異也 按朝事儀所言諸侯之位與明堂位同鄭據以釋此經誤矣

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 注此謂會同以春者也 敖氏曰東門即此宮之東門也於宮門外者由便之爾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 注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 敖氏曰門亦謂宮門天子巡守有懷柔百神望秩山川之禮此諸侯以天子不巡守之故而來覲故天子於此亦略修祀事以放巡守之禮云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 疏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

左傳桓公二年是以清廟茅屋 注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也 疏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為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總為覆蓋猶童子垂髦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清廟者宗廟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元以文王廟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 後漢書祭祀志注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尚書洛誥王入大室祼 注大室清廟 疏大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大室王肅云大室清廟中央之室

世室重屋說

大然則必制爲重屋而後可故曰殷之重屋亦指大室而言也祭說曰大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大廟明堂盖即大廟大室通天屋其即重屋與記又云四阿重屋四阿反四垂也四面之堂各居一方則雖爲夏屋亦可惟大室適當其中苟非四阿則不能四面如一記言四阿重屋則四阿者重屋之屋也惟中央室爲四阿則重屋之爲大室又明矣夫三者之名雖異而其制則互相備夏之世室非不重屋殷之重屋非無明堂周之明堂非無世室非不重屋然則夏何以名世室殷何以名重屋周何以名明堂曰示王者相改故各舉一端以該其餘耳室有五大室居其中夏世室殷曰重屋舉中以該外也堂有四明堂處其南周曰明

堂舉南以該四方也明堂命名之意唯蔡邕得之或曰明政教之堂或曰明諸侯之尊卑皆非本義

考工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鄭氏以世室爲廟重屋爲寢非也世室重屋卽明堂耳三者蓋同實而異名也古者世大通用故大子亦曰世子鄭之大叔魯論以爲世叔春秋文公十三年左氏經曰大室屋壞公羊曰世室屋壞是世室卽大室屋也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是魯之大廟與天子明堂同制故有大室然又有文世室武世室之稱豈魯公武公之廟亦如明堂與月令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考工記之世室卽月令所謂大室與若夫殷之重屋亦指大室而言也明堂之制四堂爲四屋大室自爲一屋見後五室說

夫大室處乎四堂之中其屋必隆然以高然堂之制甚脩且廣則其於序也不期高而高今以縱廣二一尋之室而其屋高

出於九尋之屋之上堂脩七尋幷二尋則得九尋則四壁斗絕不成形制

五室說

明堂之制之不明由室之制之不明也考工記曰五室大戴記曰九室十二堂二者之言各有所當雖異而不害其爲同自鄭氏不得其制而謬爲之解且以九室爲秦所增益學者疑焉故予論明堂先辨鄭注之誤鄭說旣破則明堂之制自明而二書之說所爲異而同者亦可得而見鄭氏曰堂上有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夫明堂以祀上帝朝諸侯其制以宏敞今以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之中分爲九室十二堂雖士大夫之家不應若是之湫隘也且此五室十二堂者四面視之若一

則金堂之基何不爲整方之形顧乃於東西則九筵於南北則七筵室方而堂不方南北所餘者少東西所餘者多於義何取焉凡堂必大於室此宮室之恒制也今以一堂介乎三室之閒如南堂則在大室之南火室之西金室之東餘三室放此室縱廣二筵則堂之縱廣亦二筵室與堂大小同有是理乎月令天子於四仲月各居其堂之大廟凡居必於室若堂上乃行禮聽政之處不可言居月令所謂大廟蓋謂堂後之室書傳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是其證也鄭以大室及四个爲五室故注月令直以大廟爲堂與居字之義不協反覆参究鄭氏之說未見其可然原其致誤之由要在以五室總爲一屋又以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爲五室十二堂之通數耳今以考工大戴月令諸書考

之明堂四面有堂堂後各有室所謂大廟者也四室之後總爲一庭庭之中又有室焉則大廟大室是也謂之大廟大室者以其在四大廟之中也大廟爲堂後之室大室又爲大廟後之堂其屋則大室自爲一屋四堂各爲一屋凡五屋大室之屋最高其形圓大室重屋其形圓者上層之屋也若下層則不必踰大戴所謂上圓其謂是與其四堂雖各爲一屋其屋之後角仍相聯不斷而四个適當屋角折旋之際故一个兼屬兩堂明堂之左个即青陽之右个明堂之右个即總章之左个餘放此明堂之制大略如此蓋雖曰四堂然就一堂觀之則爲室爲房爲堂爲序爲左右个東西堂未嘗有異焉又大室之外環以小庭則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皆有明可受有路可由考之人情驗諸道理固有灼然可見者然則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專指一堂之修廣非總

計四堂之修廣也五室指四大廟及大廟大室不兼言个也

古無夾室之稱顧命曰夾丙則曰達月令曰个說文無个字徐鍇曰當作介介即夾也按顧命西夾南嚮似在夾室之前是堂與室通謂之夾也惟明堂左右个爲天子每月所居則在室中無疑

至雜記始謂之夾室大戴諸侯釁廟禮亦有之夾室非室之正也考工之言五室室之正也記言九階亦正階也其實明堂之階不止於九大戴之言九室則兼及四个此其所以異也鄭氏惟不知此故其説舛謬而不通特詳論之以正其失若夫周書之語蔡邕之論公玉帶之圖由說無稽更不足辨矣大戴之法龜文朱子之象井田皆善言九室之制今圖適與之合覽者詳之　朱子明堂說略焉不詳其所作明堂圖略同鄭氏說但以四堂爲四室耳恐向屬未定之論　薛綜言漢時明堂堂後有九室不知其制如何

三四步四三尺說

考工記曰世室五室三四步四三尺鄭氏注曰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火金水四室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方四步其廣益之以三尺此說不然考工記之書固工於文者所爲也其語簡其辭奥然簡而盡奥而明乃所以爲工也今鄭氏之解如此豈記者之意哉必若所言則當曰四三步四三尺然後以四尺屬四步以三尺屬三步何得三四四三錯綜回互以疑後人也蓋鄭氏說明堂謂一堂而有五室故其於此必牽合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以爲解誠知所謂五室者在四堂之中不在一堂之上則鄭氏之謬可無辨而決也今爲易其解曰三四步四三尺此言室之脩也脩謂南北之深也五室縱横視之各三室言三室而五室舉之矣自南

而中而北凡三室每室脩四步則其爲四步者凡三故曰三四步也中央室四步之外南北兩端各益脩三尺其南北兩室於四步外又各益脩三尺總三室計之凡益三尺者四故曰四三尺（合三室之脩適如一堂之脩）言南北而東西舉之矣所謂三四步四三尺若是而已或曰古以六尺爲步如中央室於外步外南北東西各益三尺大經廣五步也不言縱廣五步者何將作記者故制裂計之以示巧邪曰非也此蓋爲重屋言之矣明堂位曰復廟重檐復廟重屋也重檐重屋之檐也屋上下凡兩層在上之屋有脊有邊在下之屋附於室之四旁有邊而無脊故謂之重檐爲重檐者必下之室稍寬於上之室乃足以施此檐若後世浮屠可驗已其制則於室中立長柱

四以承上屋四柱之外每方展數尺之地於其四隅立短柱四以承重檐所謂四步者室中四柱相去之數也所謂三尺者四柱外所展之數也先言四步以定室中四柱之位次言三尺以明重檐之制蓋記文之簡而盡奧而明也如此曰周明堂五室凡室二筵其制如何曰此亦言其脩也此章論宮室之制惟堂則言脩而併及廣餘皆言脩耳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亦脩數也見後明堂制度總說凡室與門之廣以堂爲準知堂之廣則室與門可推矣室與東西兩房各居堂三分之一門與左右兩塾亦各居堂三分之一或室與門之廣稍遜於房塾敖氏謂東塾西塾其北與東西堂相對廣亦如之此亦一說當考此宮室之通制自有一定之法故略而不言明堂位注曰重檐重承壁材也皇氏云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若謂

一堂五室則堂之四面無壁安所施壁材皇氏所稱外櫓下壁豈謂上屋之下乎今按記於明堂但云凡室二筵不言所加尺數則大室之重櫓疑無所施意者爲板櫓以代之乎抑二筵之外亦各益四尺五寸記不言者蒙上世室之文而互見歟明堂唯大室於二筵外四畔各益半筵餘室則不必益合三室之脩亦適如一堂之脩重屋同

寢廟與明堂同制說

鄭氏以世室爲廟重屋爲寢予既辨之矣其言寢廟與明堂同制先儒尤多疑之予謂非寢廟之制同明堂乃明堂之制同寢廟古者宮室有制所以爲行禮之節也儀禮十七篇有行於寢者有行於廟者有行於射宮者有行於鄉學者所在不一而宮室之制大略相同何獨於明堂而有異乎故明堂

之與寢廟特四面有堂而中有大室爲異論其一面則猶之寢廟而已夫先儒所以不信鄭氏者以顧命及覲禮諸書考之天子寢廟實與諸侯大夫士同耳今謂明堂之制本不異於寢廟其九室十二堂即施之寢廟亦無所妨則鄭氏之說固可以不廢且其說不始於鄭氏周書作雒固言五宮同制矣五宮解已見前孔晁以爲宮府寺其意似指考工記九卿九室之類恐此等不得如明堂制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夫庫雉皐應皆門也其類同故可以相擬若大廟與明堂則非同類魯用天子禮樂則魯之大廟自當如天子大廟何得如明堂也上言天子明堂下復言天子廟飾明天子廟飾與明堂同矣玉藻疏言魯之大廟如明堂則天子大廟亦如明堂其說是天子廟飾與明堂同而魯之大

廟用天子廟飾則居然天子明堂矣故曰大廟天子明堂然則謂大廟制同明堂豈鄭氏臆說哉盛德記曰明堂天子之路寢也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此言天子路寢同明堂制也有南宮則有東宮西宮北宮可知有南門則有東門西門北門可知顧命曰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南門路寢之南門也求之經而有證焉則大戴之說信而鄭氏之說亦信雖然天子之廟有七而記言大廟天子明堂則餘廟不必如明堂也二祧廟或亦如明堂之制觀明堂位文世室武世室皆以世室爲名可見王寢有六而記言此天子之路寢則燕寢不必如明堂也要之明堂之制既得則推之寢廟同可也不同亦可也鄭氏之誤在論明堂耳若乃賈服盧蔡諸家則其誤更有甚於鄭氏者鄭但言其同制諸

家則合廟與明堂而一之且併以大學同在一處袁孝尼辨之當矣竊意天子之有大學猶大廟及路寢也其小學猶羣廟及燕寢也小學不必如明堂而大學或如明堂謂大學如明堂則可謂大學即明堂則不可大戴又曰外水曰辟雍諸儒多援此附會以大學爲明堂司馬遷韓嬰俱合明堂辟雍爲一蓋其誤久矣管子言黃帝立明堂之議武王有靈臺之侯未必以明堂靈臺爲一處古固有名同而所在異者明堂自有辟雍何必大學凡水形如璧即曰辟雍應門朝門也明堂位曰九采之國應門之外亦將以王廟爲明堂乎

四門及應門說

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夫明

堂有四門不待言也惟應門先儒都不言其所在以予考之蓋明堂宮牆有二重在外爲四門在內則應門也考工言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門堂者門塾也門塾之制內外各二四門未必有外塾也則所謂門堂者其應門之堂與四夷之國在四門外遠之也九采之國在應門外爲稍近或曰記序明堂之位自近而遠故先言階前次言門東門西次言四門之外次言應門之外是四門在內應門在外也曰記序明堂之位以爵之尊卑不以地之遠近 記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 夷蠻戎狄雖遠然其君大抵皆子男之爵若九采之國則不在五等之列疑所謂公之孤諸侯世子附庸之君之類也鄭以九采爲九州之牧謂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恐不然且九

采自爲朝王而來非爲糾察諸侯而來也糾察朝儀有司之責非九牧之事也蓋九采之爵雖不列於五等然其國自在九州之內既於五等諸侯而親於夷蠻戎狄故處之應門之外而記文之次序則如此又按明堂之堂有四則應門亦有四朝諸侯必於南堂九采之國之所處南堂之應門也

明堂制度總說

明堂宮方三百步中爲四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每堂如寢廟制前爲堂後爲室堂東西廣九筵南北脩七筵室南北脩二筵（或二筵半）室之左右爲東西房（室與房之廣當各三堂之一）東房之北爲北堂無北墉有階西房則無階亦無北墉（按寢廟之制東房有北堂故無北墉西房無北堂當有北墉矣惟明堂之室四旁兩夾窗若西房有北墉則室中西）

偏之戶牖與右个東偏之戶牖皆無明可納故疑其未必有也北階下爲大室之庭庭方九筵如堂之廣大室居其中方二筵或四旁各益半筵則方三筵東西房之外爲左右个个方二筵如室之脩一个兼屬兩堂大室以一當四左右个以一當兩故堂皆正方左右个之前爲東西堂廣二筵如个之廣脩七筵如堂之脩案先儒但言序外爲夾室其說都不分明或云室在堂外或云室在房外今以明堂考之在房外者是也蓋序自前廠至後廠統爲一牆在堂上者固謂之序在房中者亦謂之序房序之外爲夾室堂序之外爲東西堂夾室與正室並東西堂與正堂並

大室爲四阿重屋上圓如蓋高於四堂之屋四堂爲夏屋或亦爲殿屋其制如朱子夏屋說朱子之夏屋乃殿屋也予別有說有東西榮屋之高俱不可考即堂室之脩以瓦屋四分計之亦可得其大槩

大室一大廟四左右个四凡九室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戶皆外設不閉據蔡氏明堂論牖亦當然堂上當戶設斧依凡依皆在戶牖之間惟明堂有夾窗故依適當戶明堂三階青陽總章

凡堂各兩階凡九階東西堂每各一階北堂每各一階大室四戶每各一階凡十六階堂崇一筵階九級大室之庭或比外庭稍漫大室及北堂之階亦不必九級　古階以一尺為一級堂崇一筵南階九級是第一級乃堂廉也鄭謂夏為一尺之堂堂高一尺則名無所施矣殆非也四周有牆旁一門曰應門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此併內外兩塾計之如堂之脩也內外兩塾各有堂有室堂脩七筵則兩塾之堂各脩二丈一尺其室各脩一丈五尺應門之外有水環之曰辟雍大戴禮曰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注云四海之君各以其方列於水外案明堂位四海之君在四門外蓋四門在辟雍外四海之君又在四門之外也其外復周以牆旁一門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此明堂之制度也

附方明壇說

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或謂此壇即明堂也在國門外者為明堂

在方岳下者爲方明壇四明萬充宗說夫既謂之堂則必有屋矣方明壇無屋鄭氏所謂上有堂焉者以其方廣平正而强名之非眞堂也但天子朝諸侯於明堂諸侯覲天子於方明壇又泰山下有明堂乃天子巡守朝諸侯之處而鄭注覲禮言王巡狩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則明堂與方明壇頗相似要不得混而爲一也明堂宮方三百步方明壇亦方三百步三百步者一井之地也朱子謂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亦一證覲禮又曰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鄭氏以爲國門敖氏以爲卽此宮之門敖說良是覲禮言方明壇之四門猶明堂位言明堂之四門也鄭注明堂位不以爲國門而注覲禮以爲國門何邪而周禮司儀注

遂謂四郊各有一壇壇誠在郊外矣謂四郊各有之夫豈其然然則當在何處曰在東郊何以知之曰以玉藻知之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此二門者乃國門也聽朔南門既在明堂則朝日東門非方明壇而何朝日即拜日也覲禮是覲時所行玉藻是平時所行其實一也方明壇不專爲覲諸侯而設猶明堂不專爲朝諸侯而設蓋此宮祇在東門之外至四時禮拜則各就其門之東西南北以爲別猶明堂祇在南門之外而四時聽朔各就其堂之東西南北以爲別也如謂四郊各有一壇則將謂四郊各有一明堂乎尚書大傳記明堂距邦遠近四時各異其處與賈疏論方明壇同因論明堂制度而併識之

附清廟說

古有清廟之稱詠於詩載於春秋左氏傳其爲清廟 也而

解之者各異康成據詩序云淸廟祀文王也故言淸廟者祭有淸明之德者之宮謂祭文王也天德淸明文王象焉元凱注本賈逵淸廟肅然淸靜之稱也鄭意專指文王之廟杜意廣指諸廟二說不同吾以杜氏爲是古制天子七廟文王廟其一也如專以淸廟爲文王廟則餘廟復何稱焉將別有嘉名而書傳偶未之及邪詩疏曰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淸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淸靜之名春秋疏則曰詩頌淸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元以文王廟解之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淸靜解之詩與春秋之疏均孔穎達等所撰而立說之不相應如此雖疏例不駮注然游移兩可使後學何所適從乎按洛誥曰王入大室祼王肅以爲淸廟中央之室是

肅解清廟亦與鄭異何者上言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文王武王皆有太室皆得爲清廟矣明堂有大室而清廟亦有大室明堂茅屋而清廟亦茅屋廟制與明堂同制此亦誤鄭旣以清廟爲文王廟其注樂記曰文王廟爲明堂制此說似又因大戴而誤當武王時文王之廟乃禰廟也五廟並列克商之時未有七廟不應禰廟獨爲明堂之制且鄭意克商之時未有明堂故以爲文王廟然旣未有明堂則文王廟何得如明堂制也蓋記所謂祀乎明堂者正以是時未有明堂故於文王廟中權行祀明堂之禮其後旣立明堂卽不復祀於文王廟矣鄭注祭義亦直以宗祀文王釋之禮記掇拾於漢儒之手彼此相襲者甚多祭義之文未必不襲用樂記然於樂記則專指武王之時於祭義則泛論周家之法其義兩不相妨也大戴以明堂爲文王廟者其說非盡無因特考之不精耳而玉藻及覲

禮疏又謂樂記注本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爲明堂此則與大戴同病不足深辨或曰鄭注洛誥以文祖爲明堂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文王廟非明堂而明堂亦得爲文王廟曰明堂之祀祀上帝而以文王配之非祀文王也以祀上帝之堂爲文王廟則必以郊天之壇爲后稷壇矣殆必不可吾謂清廟廣指羣廟不專指文王廟也文王廟中權行祀明堂之禮不可以爲明堂明堂祀上帝不可以爲文王之廟參考諸書其名與實固有截然不可紊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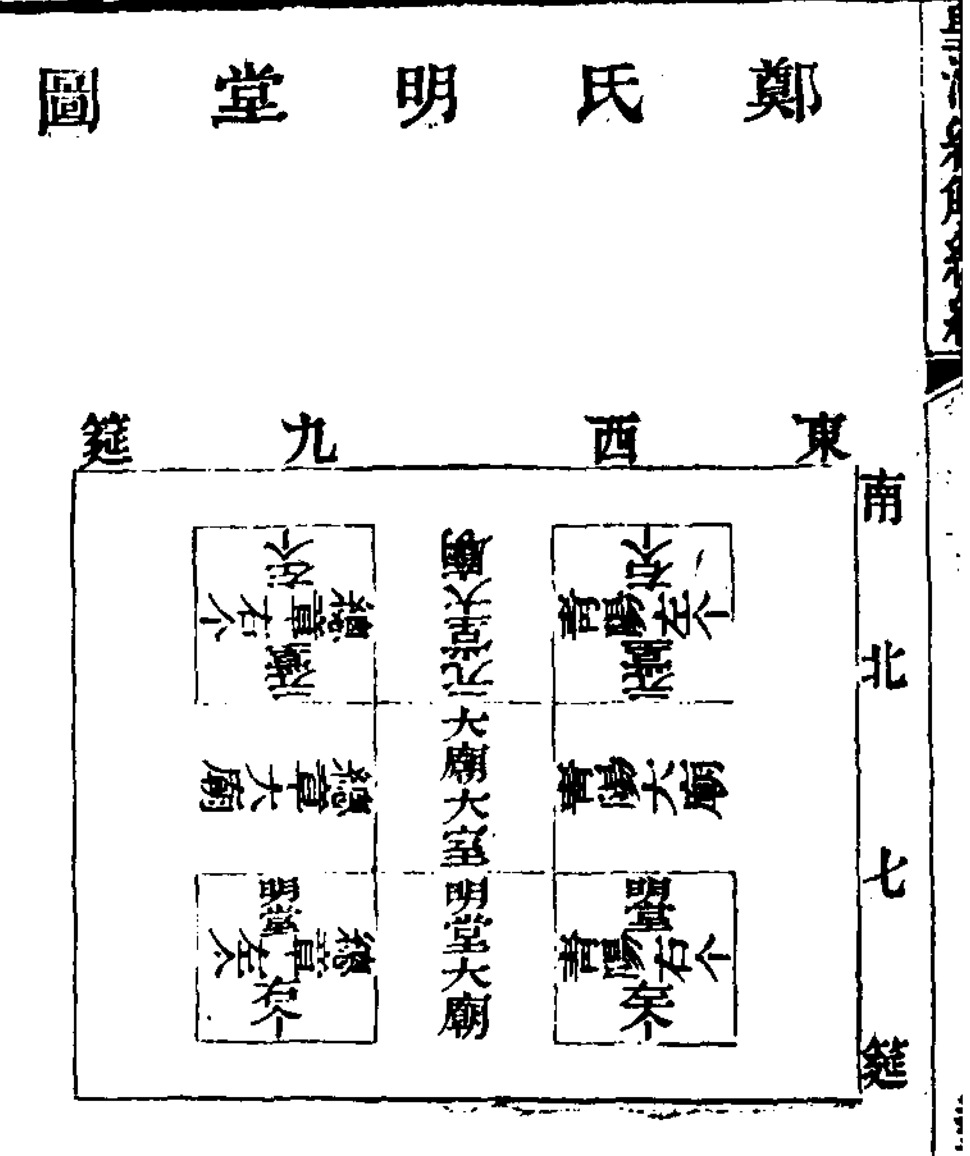
明堂圖

元堂
南北七筵
東西九筵
東堂
西堂

大室之庭
大廟
大室

大廟
明堂
南北七筵
東西九筵
西堂
東堂

鄭氏明堂圖



朱子明堂圖

總章右个 玄堂左个	玄堂太廟	青陽左个 玄堂右个
總章大廟	大廟大室	青陽大廟
明堂右个 總章左个	明堂大廟	明堂左个 青陽右个

世室三四步四三尺圖

四步三尺

四步三尺

四步三尺

四步三尺

四步三尺

三尺

三尺

三尺

三尺

門堂圖

其脩七筵

堂脩二丈一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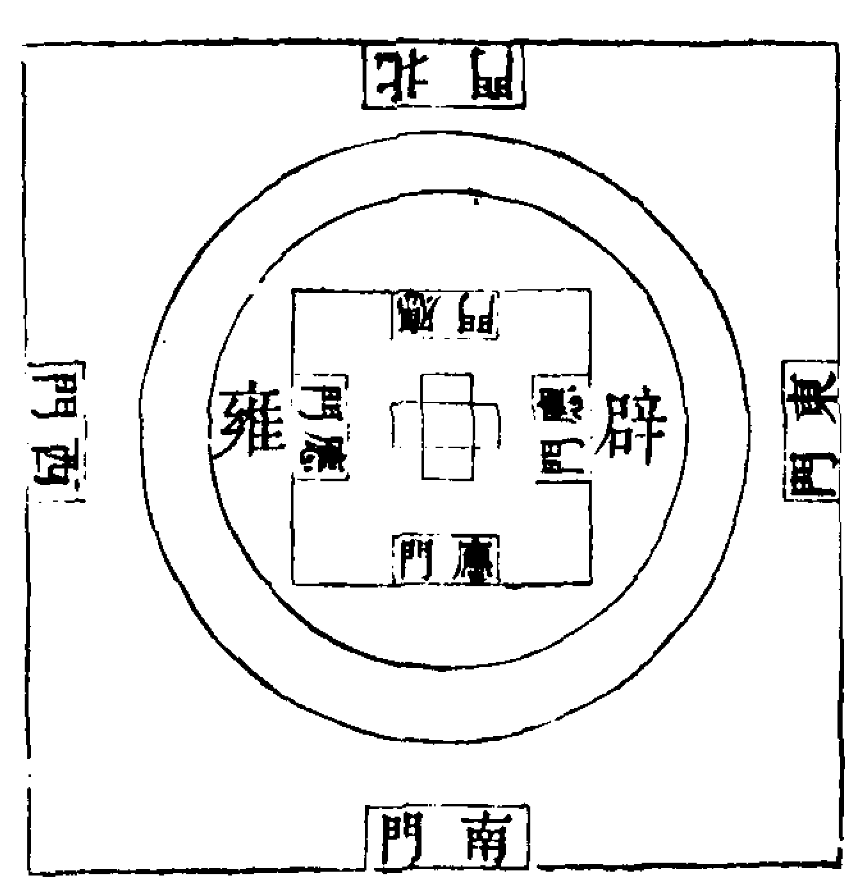
廉脩一丈五寸

門廉

堂脩二丈一尺

廉脩一丈五寸

四門應門辟雍圖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七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